

袁 犀

代表作

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家

袁 犀
代 表 作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范智红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袁犀代表作/中国现代文学馆编.

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9

(中国现代文学百家)

ISBN 7-5080-1780-3

I. 袁… II. 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9307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开本 12.75 印张 306 千字 4 插页
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1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国现代文学百家》编委会

主 编	舒 乙			
副 主 编	吴福辉	周 明	王智钧	
执行编委	于润琦	么志龙	徐金廷	
编 委	(以姓氏笔划为序)			
	于润琦	么志龙	王 信	王富仁
	王智钧	田娟华	刘慧英	严家炎
	吴福辉	李 今	周 明	林建初
	钱理群	徐金廷	舒 乙	樊 骏



李克异

中学时代的袁犀（李克异）

1953/05

带风 师 通 师 人 邦 如 一 坊 浩 劫 一 我 是 通 能 有
 信 给 你 一 信 通 解 收 到 我 的 信 实 年 是
 想 不 到 的 难 在 中 间 有 一 位 憾 事 的 修 改
 我 现 在 住 在 中 间 有 一 位 憾 事 的 修 改
 一 部 中 说 前 天 有 一 位 憾 事 的 修 改
 你 也 长 访 向 阮 公 父 先 生 我 记 他 中 阮 公
 打 明 结 的 阮 公 父 先 生 我 记 他 中 阮 公
 师 院 你 莫 久 公 主 任 了 如 然 多 信 去
 我 那 你 的 招 待 所 对 面 房 里 住 下 了 一
 位 来 自 山 西 太 学 子 宿 持 崇 书 籍 而 老 师



袁犀作品书影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邻三人	3
母与女	16
海岸	33
遥远的夜空	46
泥沼	59
镇上的人们	76
虫	90
一个做母亲的	103
露台	112
一个人的一生	119
废园	129
森林的寂寞	136

人间	149
街	167

手杖	180
暗春	196
蜘蛛	224
绝色	238
红裙	247

网和地和鱼	261
-------------	-----

长篇小说

贝 壳	273
-----------	-----

袁犀小传	402
袁犀主要著作书目	404

短篇小说

邻 三 人

从窗隙钻进来的尖利的寒风，使我不由得打一个冷战，右手已冻得麻木，笔杆常从手里溜出去。破旧的煤球炉，早就熄了火，烧得剩一堆白灰，风从窗隙不停地吹进来。我要寻一根卷烟，拉开了抽屉，在破烂的稿纸堆里翻出一个小得只可以吸一口的烟头，我点着了它，扯起破外衣的领子，拉紧围巾。我不能再写字了，离开这冰凉的桌子，躺到板床上去，心想今年真是太冷的冬天，窗户上满满的冰霜……

天暗下来，我的屋子黑了。有人影隐约地映到窗上，一个影随一个影匆忙地从我的玻璃窗上挪动，我看不见人，可是我知道是散工的工人。他们每天早晨从这里过去，晚上从这里回来，差不多我都听出了熟悉的脚步声，脑子里就想起来一张一张贫血的脸，灰布的衣服上染一层污秽的黑油。

这样，使我想起去年住过的地方的两个可爱的邻居和另外一个女人。

也是这么严寒的冬天，天冻冰地也冻冰的季节，我为了吃饭，从这儿流浪到那儿，去年冬天就流浪到一个顶繁华、顶奢侈的大都会。因为没有钱，于是在一个偏僻的污秽的街里，找到一座小楼上的一间破房。在那里等待一个能吃饭能活的时机。

那是一间太小的屋子，在一张要折断的板床上摊开了我的行李，就住了一个冬天。连一个桌子都没有，也因为如果再摆上桌子，就没有地方睡觉。只有一把椅子，那上面我放了洗脸盆。写信

或写文章，必得伏在床上，而且没有电灯，得自己买洋蜡，所以那一冬我的眼睛就全累坏了。

楼上是三间，楼下也三间，我的隔壁住着两个苦力。楼下住着一个卖零星食品的人，有一个年老的妈一个小妹妹，这位妈每天骂他的儿子。一家拉包月洋车，一个年轻力壮的汉子，一个妇人，总有七八个小孩子。另一家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爸爸闹病，整天躺到床上哼儿唉呀地叫喊，小孩子一天一天地搅着哭声。只我一个单身的房客，另一间楼上的房间空着。

我每天除了伏在板床上写一些字，就用破被子蒙了脑袋睡觉，朋友寄来钱就买些煤球烧烧，开发房钱，除了早晨出去吃一点东西顺便就带来了晚上的粮食以外，永远不出去。

我的邻居每天很早就起来，因为那时是冬天，醒来时恐怕已经五点钟了，一阵响动也扰醒了我，使我不能安静地睡下去，一个低声哼着小曲，另一个好像永远也不开口，唱曲的哼呀哼呀的哼完了后就：

“妈的，他妈个的。”

反复来回地骂着，顿着脚，那一个就大口吸烟，烟从板壁的缝里挤过来。好像有时候吃早饭，有时候不吃，总是吃了饭才走的时候太少，一个高声骂着房东和这种冷天头，走路很用力，地板咚、咚、咚地发出很大的响声，惊醒了谁家的孩子，哇呀哇呀地哭起来，女人低声骂，这两个越发拼命地踏楼梯跑下去。

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拜访我的邻居，可是也太不巧，我起来，他们早走了。我睡下，他们还不曾回来。他们太忙，我想他们是加了夜工，或者必得在冬天赶出来多少数量的东西。但是往往在深夜被他们高声谈话所扰醒，他们轮流地骂着谁，好像是年轻的那个大笑，嘴里乱七八糟地骂冷天头，他们屋子里并没有我这样的煤球炉子。嘴里“嘶嘶”地嘘气，脚在地板上顿着。

每天闹了一会儿他们才睡，躺在床上时，年轻的嘟囔着没有老婆，骂着世界上的娘们，年纪大的叹一口气之后就怪声怪气地笑起来——年纪大的常不爱说话，可是喜欢说娘们的事，渐渐他们又骂起来工头。

朋友或是谁给我寄来钱，我就多买一些煤球，白天，楼下的孩子们，都赶到我的屋子来，小屋子里挤得满满的，他们的屋子里都不生火，只在窗外钉上一层一层的破布片或麻袋片，我的炉子有火时，孩子们都欢乐地笑着骂着，穿着破烂的棉袄，脸上抹许多煤烟之类的东西，和我很亲热，他们骂他们的爸爸或妈妈，他们问我许多离奇的事情，炉子有火他们才来，没有火时谁也不喜欢来了。

这一所楼里，唯有我的屋子里有火，在这一群人里我像财主了。

一天早晨，楼下的妈骂着儿子，大声哭着嚷着，我却不曾听见隔壁的邻居起来，心里想他们今天要晚了，于是顽皮地用手敲着板壁叫道：

“喂，朋友，是时候了！”

“完蛋，伙计病倒了！”是年轻的人的声音。

于是从板壁第一次谈起话来：

“怎么？伙计病倒了？”我听得见那边有轻弱的哼声。

“病倒了，要命，娘的，昨天还活蹦乱跳，今儿个一霎儿不会动弹了！什么玩艺？”

“做工的人靠了一个身子干活……”

“拿身子当地种，整天累个死去活来，娘的，为了吃几口大饼，不能动弹，这才叫劲头儿，要命！”

我不能接下去说什么。

“先生，你那屋子有热水吗？伙计要水喝！”

恰巧昨天一个朋友寄来几块钱，我买了煤球：“还没有，可是有

炉子!”

于是这家伙就爽快地跑过来，他有一个挺高的身材，肩膀宽阔，一张瘦脸，两条粗黑的眉毛和光亮的眼睛。

“还没起来，那么——”他很窘，好像很天真。

“不要紧！”说完我就跳起来，和他一同生好了炉子，他忙下去提一壶水上来，放在炉上，伸了两手烤手：

“干什么的？先生！”

“写文章的。”

“写文章？”他好像不懂什么是写文章，睁大了眼睛看我。

“你们用力气吃饭，我用脑袋！”说吃饭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指了卖文章是不能吃饱饭的，但是还没有吃饱饭的法子，就只好那样对他说。

他不想问下去，用耳朵仔细听他的伙计的哼声，哼一声，他就皱一下眉毛：

“要命，指了一条身子吃饭……”

这时天还不太亮，外面黑黝黝的，炉子里一闪一闪地往墙上抹几条闪耀的红光，红光闪到这家伙的脸上，我看出这家伙有不小的魄力，我想这观察不错。

“花拉”——壶盖射出来水花，他慌忙提起来，就跑出去。

“回头见，打扰你先生！”

“用水再来烧罢！”

喝下去水，那家伙长长出一口气的样子，我便跑了过去——那个家伙有四十岁，虽然躺在床上我也看出是一个短小的身子，有一张乌黑的脸，脸上乱七八糟的皱纹，他在难受地哼着，他对我说他勉强地挺了三天了，今儿个是再也挣扎不起来，他好叹气，挂了一脸愁苦，在生活的铁蹄底下打过滚的那种人的脸，沉重而且忧郁。是和年轻的这个绝不相同的一张脸，仅仅是第一面，年轻的给了我

一种泼辣强劲的感觉。

在他们是无所谓礼貌的，所以我和他们不顾忌地谈许多话，从谈话里我乃知卧病的是许才，年轻的这一个叫做赵宝禄。

这屋子比我的稍大，是一张大床，他们俩人住在这一张床上，屋里也是难闻的气味，地下放着一个破洗脸盆和肮脏的工作服、破裤衩。

我把火炉子给他们挪过来，许才说了许多感激的话，就这样我和我的邻居混得挺亲热，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了。

拿一角钱叫赵宝禄去买“阿司匹灵”，第二天许才就能上工了——原来他不是厉害的病，工人是不该有病的。

每天晚上回来，他们都到我的屋子来取暖，赵宝禄喜欢笑，乱七八糟地唱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！……”他高声谈笑，随便骂人，像世界上的人都是仇敌，他骂工头、骂娘们、也骂他自己……

“赵宝禄，俺说你，这一股子力气，”他两手交替地捶他的胳膊，“这一股子力气，俺……俺一天就值三毛钱！”

许才不喜欢多说话，虽然他也有不平，可是往往把不平变成一口叹气泄出来。

他们没有老婆，没有孩子，他们自己很庆幸：

“有老婆就得有孩子，还不饿死他娘个的！”

完了就骂着楼下的孩子们，他们可怜着那个有病的爸爸。

每天晚上他们都谈许多话，骂房东，骂娘们，骂女学生，骂工头，以后许才摇着饱经忧患的脑袋踱回了他们的屋子，赵宝禄哼着“阿司匹灵”或“柳叶儿尖又尖……”上了床就叨咕着娘们……

渐渐我忘却我曾经是一个少爷，或是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，在这两个滚在生活的油锅里熬煎的青年中，使我多明白了不少人间的事情，使我再不敢想成一个要有一间精致的书斋的文学作家的梦。

我有点说不出来那时是什么感觉，从他们之间我像接触了一股力量，至少这力量使我不做梦不回忆，终于我明白我也是一样的没饱饭吃的穷家伙，我们一样！

一天从街上买大饼包回来的纸上好像留声机唱盘的歌词，上面有残缺的一排一排的蓝字……

我们都是靡饭吃的穷朋友……

饥饿道上一块儿走……

天灾使我们成一家……

人祸逼我们牵紧手……

背面是……

送饭的朋友请你慢慢走……

我们不是强盗手……

担子里菜饭大家吃……

马路上太阳人人有……

心里很爱这歌儿，可是不知道名字，自己就照乐谱唱一气——直到今年秋天在一位友人家中，才知道这是一个电影片中叫做新莲花落的歌词——不管是什么，总是很喜欢，渐渐就唱熟了。

一天一个小书店寄来五块钱给我，有了钱立时就颇意气洋洋，我决定今天晚上请我的邻居喝一阵吃一阵，自己出去买许多酒，许多肉，还有不少烧饼，看一看满够三个人高兴地尽量吃一气了，就兴高采烈地回了家。

刚走上黑暗而倾斜的扶梯，因为眼睛太坏又从明朗的雪地里到这黑房子，所以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觉得撞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样子，她“唷——”了一声，我说了无数句“对不起”之后，就赶快跑上来，心中却想，我又多一个邻居了。

这女人也住在我的隔壁，我听出来这是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